

閱微草堂

紀曉嵐著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本紀
卷之
一
紀
一

同治
元年
正月
十五日
庚子
日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如是我聞一

曩撰灤陽消夏錄屬草未定遽為書肆所竊刊非所願也然博雅君子或不以為紙繆且有以新事續告者因補綴舊聞又成四卷歐陽公曰物常聚於所好豈不信哉緣是知一有偏嗜必有浸淫而不自已者天下事往往如斯亦可以深長思也辛亥七月二十一日題太原折生遇蘭言其鄉有扶乩者降壇大書一詩曰一代英雄付逝波壯懷空握魯陽戈廟堂有策軍書急天地無情戰骨多故壘春滋新草木游魂夜覽舊山河陳濤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署名曰柿園敗將皆悚然知為白谷孫公也柿園之役敗於中旨之促戰罪不在公詩乃以房琯車戰自比引為己過正人君子用心視王化貞輩僨輶誤國猶百計卸責於人者真三光之於九泉矣大同杜生宜滋亦錄有此詩空握作辜負春滋作春添意若何作竟若何凡四字不同蓋傳寫偶異大旨則無殊也

許南金先生言康熙乙未過阜城之漫河夏雨泥濘馬疲不進息路旁樹下坐而假寐恍惚見女子拜言曰妾黃保甯妻湯氏也在此為強暴所逼以死捍拒卒被數刃而死官雖捕賊駢誅然以妾已被污竟不旌表冥官哀其貞烈俾居此地為橫死諸魂長今四十餘年矣夫異鄉丐婦踽踽獨行猝遇三健男子執縛於樹肆行淫毒除罵賊求死別無他術其齷齪受

站由力不敵。非節之不固也。司獄者苛責無已。不亦冤乎。公狀貌似儒者。當必明理。乞為白之。夢中猶詢其里居。霍然已醒。後問阜城士大夫。無知其事者。問諸老吏。亦不得其業牘。蓋當時不以為烈婦。湮沒久矣。

京師某觀。故有狐道士建醮。釀多金。歲事後。與其徒在神座燈前會計出入。尚闕數金。師謂徒乾沒。徒謂師誤算。盤珠格格至三鼓未休。忽梁上語曰。新秋涼爽。我倦欲眠。汝何必在此相聒。此數金非汝欲買媚藥。置懷中。過後巷劉二姐家。二姐索金指鐲。汝乘醉探付彼耶。何竟忘也。徒轉面掩口。道士乃默然斂簿出。剃工魏福時寓觀內。親聞之言。其聲咿咿呦呦。如小兒女云。

旱魃則皆僵尸。掘而焚之。亦往往致雨。夫雨為天地之訢合。一僵尸之氣。歟。竟能彌塞乾坤。使隔絕不通乎。雨亦有龍。旱魃為虐。見雲漢之詩。是事出經典矣。山海經實以女魃似因詩語而附會。然據其所言。特一妖神耳。近世所云旱魃所作者。一僵尸之伎倆。竟能驅逐神佛。使畏避不前乎。是何說以解之。又狐避雷劫。自宋以來。見於雜說者不一。夫狐無罪歟。雷霆剋期而擊之。是淫刑也。天道不如是也。狐有罪歟。何時不可以誅。而必限以某日某刻。使先知早避。即一時暫免。又何時不可以誅。乃過此一時。竟不復追理。是佚罰也。天道亦不如是也。

是又何說以解之。偶閱近人夜談叢錄見所載焚旱魃一事。狐避劫二事。因存記所疑。俟格物窮理者詳之。

虎坊橋西一宅。南皮張公子畏故居也。今劉雲房副憲居之中。有一井。子午二時汲則甘。餘時則否。其理莫明。或曰陰起午中。陽生子半。與地氣應也。然元氣昆侖。充滿天地。何他井不與地氣應。此井獨應乎。西士最講格物學。職方外紀載其地有水。一旦十二潮。與晷漏不差。杪忽有欲窮其理者。構廬水側。晝夜測之。迄不能喻。至恚而自沉。此井抑亦是類耳。

張讚宣室志曰。俗傳人死數日。當有禽自柩中出曰。然。太和中。有鄭生者。網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忽無所見。訪里中民訊之。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者言今日然。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所獲果是乎。此即今所謂煞神也。徐鉉稽神錄曰。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嘗謂無鬼神。母死。俗巫誡之曰。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推門入。虎子皇遽無計。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耶。母曰無。此即今所謂回煞也。俗云。殤子未生。齒者死。無煞有齒者。即有煞。巫覡能預尅其期。家奴孫文舉。宋文皆通是術。余嘗索視其書。特以年月日時干支推算。別無奇奧。其某日逢某凶煞。當用某符禳解。則詭詞取財而已。或有室廬

偏仄無地避煞者。又有壓制之法。使伏而不出。謂之斬殃。尤為荒誕。然家奴宋遇婦死。遇召巫斬殃。迄今所居室中。夜恆作響。小兒語亦多見其形。似又不盡誣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幽明之理。莫得而窮。不必曲為之詞。亦不必力攻其說。

人死者。魂隸冥籍矣。然地球圓九萬里。徑三萬里。國土不可以數計。其人當百倍中土。鬼亦當百倍中土。何游冥司者所見。皆中土之鬼。無一徼外之鬼耶。其在在各有閻羅王耶。顧郎中德懋攝陰官者也。嘗以問之。弗能答。人不死者。名列仙籍矣。然赤松廣成。聞於上古。何後代所遇之仙。皆出近世。劉向以下之所記。悉無聞耶。豈終歸於盡。如朱子之論魏伯陽耶。婁真人近垣。領道教者也。嘗以問之。亦弗能答。

里人閻薰。疑其妻與表弟通。遂携銃擊殺其表弟。復歸而殺妻。刺刀於胸。格格然如中鐵石。迄不能傷。或曰是鬼神慙其枉死。陰相之也。然枉死者多。鬼神何不盡陰相歟。當由別有善行。故默邀護佑耳。

景州申君學坤。謙居先生子也。純厚朴拙。不墜家風。信道學甚篤。嘗謂從兄懋園曰。曩在某寺。見僧以福田誘財物。供酒肉資。因著一論。戒勿施捨。夜夢一神。似彼教所謂伽藍者。與余侃侃爭曰。君勿爾也。以佛法論。廣大慈悲。萬物平等。彼僧尼非萬物之一耶。施食及於鳥鳶。愛惜及於蟲鼠。欲其生也。此彼藉施捨以生。君必使之飢而死。曾視之不若鳥鳶蟲鼠耶。其

間破壞戒律。自墮泥犁者。誠比比皆是。然因有鳥鳥而盡戕羽族。因有破鏡而盡戕獸類。有是理耶。以世法論。田不足授。不能不使百姓自謀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種。彼募化亦謀食之一道。必以其不耕不織為蠹國耗民。彼不耕不織而蠹國耗民者。獨僧尼耶。君何不一一著論禁之也。且天下之大。此輩豈止數十萬。一旦絕其衣食之源。羸弱者轉乎溝壑。姑且勿論。桀黠者鋌而走險。君何以善其後耶。昌黎闢佛。尚曰。鯨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君無策以養而徒脫其生。豈但非佛意。恐亦非孔孟意也。駟不及舌。君其圖之。余夢中欲與辯。忽然已覺。其語歷歷可憶。公以所論為何如。懋園沈思良久曰。君所持者正。彼所見者大。然人情所向。匪今始今。豈君一論所能遏。此神刺刺不休。殊多此一爭耳。

同年金門高吳縣人。嘗夜泊淮陽之間。見岸上二叟相遇。就坐水次草亭上。一叟曰。君近何事。一叟曰。主人避暑園林。吾日日入其水閣觀活祕戲圖。百媚橫生。亦殊可玩。其第五姬尤妖艷。見其與主人剪髮為誓。約他年燕子樓中。作關盼盼。又約似玉簫再世。重侍韋臯。主人為之感泣。然偶聞其與母竊議。則謂主人已老。宜早儲金帛。為別抱琵琶計也。君謂此輩可信乎。相與太息久之。一叟又曰。聞其嫡甚賢。信乎。一叟掉頭曰。天下之善妒人也。何賢之云。夫妒而鬻爭。是為淵鰲魚者也。此婦於妾媵之來弱者。撫之以恩。縱其出入冶遊。不復防制。

使流於淫佚。其夫自愧而去之。强者待之以禮。陽尊之與己匹。而陰道之與夫抗。使養成驕悍。其夫不堪而去之。有二術所不能餌者。則密相煽搆。務使參商兩敗者。又多有之。幸不即敗。而一門之內。詬誶時聞。使其夫入妾之室。則怨語愁顏。入妻之室。乃柔聲怡色。其去就不問而知矣。此天下之善妒人也。何賢之云。門高竊聽所言。服其中理。而不解其日入水閣語。方凝思間。有官舫鳴鉦來收帆欲泊。二叟轉瞬已不見。乃悟其非人也。

先兄晴湖曰。飲酒汁者血凝而死。無藥可醫。里有婦人飲此者。方張皇莫措。忽一媼排闥入曰。可急取隔壁賣腐家所磨豆漿灌之。酒得豆漿。則凝漿為腐。而不凝血。我是前村老狐。曾聞仙人言此方也。語訖不見。試之。果見蘇劉涓子有鬼遺方。此可稱孤遺方也。

客作秦爾巖。嘗御車自李家窪往淮鎮。遇持銃擊鵲者。馬皆驚逸。爾巖倉皇墮下車。橫臥轍中。自分無生理。而馬忽不行。抵暮歸家。沽酒自慶。燈下與儕輩話其異。聞窗外人語曰。爾謂馬自不行耶。是我二人掣其轡也。開戶出視。寂無人迹。明日因賣酒脯至墮處祭之。先姚安公聞之曰。鬼如此求食。亦何惡於鬼。

里人王五賢。

幼時聞其字是此二字否也。

老塾師也。嘗夜過古墓。聞鞭朴聲。併聞責數曰。爾不讀

書識字。不能明理。將來何事不可為。上干天律時。爾悔遲矣。謂深更曠野。誰人在此教子弟。

諦聽乃出狐窟中。五賢喟然曰。不圖此語聞之此間。

先叔儀南公有質庫在西城。客作陳忠主買菜蔬。僑輩皆謂其近多餘潤。宜饗衆。忠諱無有。次日篋鑰不啟。而所蓄錢數千。惟存九百。樓上故有狐。恆壁窗與人語。疑所為。試往扣之。果朗然應曰。九百錢是汝雇值。分所應得。吾不敢取其餘。皆日日所乾沒。原非爾物。今日端陽。已為汝買樓若干。買酒若干。買肉若干。買雞魚及瓜果果實各若干。併泛酒雄黃。亦為買得。皆在樓下空屋中。汝宜早烹炮。遲則天暑。恐腐敗。啟戶視之。累累具在。無可消納。竟與衆共餐。此狐可謂惡作劇。然亦頗快意人也。

亥有二首六身。是拆字之權輿矣。漢代圖讖多離合點畫。至宋謝石輩始以是術專門。然亦往往有奇驗。乾隆甲戌余

殿試後尚未傳臚。在董文恪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測字。余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竟不能屬君矣。里字拆之為二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脚。吉字頭。是庶吉士矣。後果然。又戊子秋。余以漏言獲譴。獄頗急。日以一軍官伴守。一董姓軍官云能拆字。余書董字使拆。董曰。公遠戍矣。是千里萬里也。余又書名字。董曰。下為口字。上為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日在西為夕。其西域乎。問將來得歸否。曰。字形類君。亦類召。必

賜環也。問在何年。曰。口為四字之外圍。而中缺兩筆。其不足四年乎。今年

戊子四年。至為辛卯。夕字卯字偏旁。亦相合也。果從軍烏魯木齊。以辛卯六月還京。蓋精神所動。鬼神通之氣機所萌。形象兆之。與探著灼龜事同一理。似神異而非神異也。

醫者胡宮山。不知何許人。或曰本姓金。實吳三桂之間諜。三桂敗。乃變易姓名。事無左證。莫之詳也。余六七歲時。及見之年八十餘矣。輕捷如猿猴。技擊絕倫。嘗舟行。夜遇盜。手無寸刃。惟倒持一煙筒。揮霍如風。七八人並刺中鼻孔。仆然最畏鬼。一生不敢獨睡。言少年嘗遇一僵尸。揮拳擊之。如中木石。幾為所搏。幸躍上高樹之頂。尸繞樹踴距。至曉乃抱木不動。有鈴獸羣過。始敢下視。白毛偏體。目赤如丹砂。指如曲鉤。齒露長外。如利刃。怖幾失魂。又嘗宿山店。夜覺被中蠕蠕動。疑為蛇鼠。俄枝梧撐住。漸長漸巨。突出並枕。乃一裸婦人。雙臂抱住。如巨絙束縛。接吻噓氣。血腥貫鼻。不覺暈絕。次日得灌救。乃蘇。自是膽裂。黃昏以後。遇風聲月影。即惴惴脚步云。

南皮令居公鉉。在州縣幕二十年。練習案牘。聘幣無虛歲。擁貲厚。既乃援例得官。以為駕輕車就熟路也。比蒞任。乃憤憤如木雞。兩造爭辯。輒面頰語。不能出一字。見上官進退應對。無不顛倒。越歲餘。遂以才力不及。劾解組之日。夢蓬首垢面人長揖曰。君已罷官。吾從此別矣。霍然驚醒。覺心境頓開。貧無歸計。復理舊業。則精明果決。又判斷如流矣。所見者其宿寃。

耶。抑即昌黎所送之窮鬼耶。

裘文達公言官詹事時。遇值日。五鼓赴

圓明園。中途見路旁高柳下。燈火繞圍。似有他

故。至則一護軍縊於樹。衆解而救之。良久得蘇。自言過此暫憩。見路旁小室中有燈火。一少

婦坐圓窗中。招我踰窗入。甫一俯首。項已被挂矣。蓋縊鬼變形求代也。此事所在多有。此鬼

乃能幻屋宇。設繩索。為可異耳。又先農壇西北文昌閣之南。文昌閣俗曰高廟。滙有積水。亦往往有

溺鬼誘人。余十三四時。見一人無故入水。已沒半身。衆譟而挽之。始強回。癡坐良久。漸有醒

意。問何所苦而自沈。曰。實無所苦。但渴甚。見一茶肆。趨往求飲。猶記其門懸匾額。粉板青字。

曰對瀛館也。命名頗有文義。誰題之。誰書之。此鬼更奇矣。

山東劉君善謨。余丁卯同年也。以其黠巧。皆戲呼曰劉鬼谷。劉故詼諧。亦時以自稱。於是鬼

谷名大著。而其字若別號。人轉不知。乾隆辛未。儼校尉營一小宅。田白巖偶遇閒話。四顧慨

然。曰。此鳳眼張三舊居也。門庭如故。埋香黃土已二十餘年矣。劉駭然曰。自卜此居。吾數夢

艷婦來往堂廡間。其若人乎。白巖問其狀。良是劉沈思久之。撫几曰。何物淫鬼。敢魅劉鬼谷

果現形。必痛撲之。白巖曰。此婦在。是真鬼谷子。婢闔百變。為所顛倒者多矣。假鬼谷子何足

云。京師大矣。何必定與鬼同住。力勸之別徙。余亦嘗訪劉於此。憶斜對戈芥舟宅約六七家。

今不得指其處矣。

史太常松濤言初官戶部主事時居安南營與一孀婦鄰一夕盜入孀婦家穴壁已穿矣忽大呼曰有鬼狼狽越牆去迄不知其所見為何豈神亦哀其獨陰相之歟又戈東長前輩一日飯罷坐堦下省菊忽聞大呼曰有賊其聲暗鳴如牛鳴盎中舉家駭異俄連呼不已諦聽乃在廡下鑪坑內急邀邏者來啟視則僂然一餓夫昂首長跪自言前兩夕乘暗闌入伏匿此坑冀後夜出竊不虞二更微雨夫人命移醺釐兩甕置阮板上遂不能出尚冀雨霽移下乃兩日不移飢不可忍自思出而被執罪不過杖不出則終為餓鬼故作反聲自呼耳其事極奇而實為情理所必至錄之亦足資一禁也

河間府吏劉啟新粗知文新一日問人曰梟鳥破鏡是何物或對曰梟鳥食母破鏡食父均不孝之物也劉拊掌曰是矣吾患寒疾昏憊中魂至冥司見二官連几坐一吏持牘請曰某處狐為其孫齧殺禽獸無知難責以人理今惟議抵不科不孝之罪左一官曰狐與他獸有別已鍊形成人者宜斷以人律未鍊形成人者仍斷以獸例右一官曰不然禽獸他事與人殊至親屬天性則與人一理先王誅梟鳥破鏡不以禽獸而貸也宜仍科不孝付地獄左一官首肯曰公言是俄吏抱牘下以掌撫吾悖而蘇所言厯厯皆記惟不解梟鳥破鏡語竊疑

為不孝之鳥獸。今果然也。案此事新奇。故陰府亦煩商酌。知獄情萬變。難執一端。余所見是出律例之外者。一人外出。訛傳已死。其父母因鬻婦為人妾。夫歸迫於父母。弗能訟也。潛至娶婦者家。伺隙一見。竟攜以逃。越歲緝獲。以為非姦。則已別嫁。以為姦。則本其故夫。官無律可引也。又劫盜之中。別有一類者。曰趕蛋。不為盜而盜為之盜。每伺盜出外。或襲其巢。或要路奪所劫之財。一旦互相格鬪。並執至官。以為非盜。則實強掠。以為盜。則所掠乃盜贖。官亦無可律引也。又有姦而懷孕者。決罰後。官依律判生子還姦夫。後生子。本夫恨而殺之。姦夫控故殺其子。雖有律可引。而終覺姦夫所訴有理無情。本夫所為有情無理。無以持其平也。不知彼地下冥官。遇此等事。又作何判斷耳。

豐宜門外風氏園古松。前輩多有題詠。錢香樹先生尚見之。今已薪矣。何華峯云。相傳松未枯時。每風靜月明。或聞絲竹。一鉅公偶游其地。偕賓友夜往觀之。二鼓後有琵琶聲。似出樹腹。似在樹杪。久之。小聲緩唱。曰。人道冬夜寒。我道冬夜好。繡被暖如春。不愁天不曉。鉅公叱曰。何物老魅。敢對我作此淫詞。戛然而止。俄登登復作。又唱曰。郎似桃李花。妾似松柏樹。桃李花易殘。松柏常如故。鉅公點首曰。此乃差近風雅。餘音搖曳之際。微聞樹外悄語曰。此老殊易與。但作此等語言。便生歡喜。撥刺一響。如有絃斷。再聽之。寂然矣。

佃戶下晉寶息耕隴畔。枕塊寢眠。朦朧中間人語曰。昨官中有何事。一人答曰。昨勸某人妻斷予鐵杖百。雖是病容。尚眉目如畫。肌肉如凝脂。每受一杖。哀呼宛轉。如風引洞簫。使人心碎。吾手顫不得下。幾反受鞭問者。太息曰。惟其如是之妖媚。故蠱惑其夫。荼毒前妻兒女。造種種惡業也。晉寶私念是何官府。乃用鐵杖欲起問之。欠伸拭眉。乃荒烟蔓草。四顧闐然。故城賈漢恆言張二酉。張三辰兄弟也。二酉先卒。三辰撫姪如己出。理田產。謀婚娶。皆殫竭

心力。姪病瘵。經營醫藥。殆廢寢食。姪歿後。恆忽忽如有失。人皆稱其友愛。越數歲。病革。昏瞢中自語曰。咄咄怪事。頃到冥司。二兄訴我殺其子。斬其祀。豈不冤哉。自是口中時喃喃不甚可辨。一日稍蘇曰。吾之過矣。兄對閻君數我曰。此子非不可誨者。汝為叔父。去父一間耳。乃知養而不知教。縱所欲為。恐拂其意。使恣情花柳。得惡疾以終。非爾殺之而誰乎。吾茫然無以應也。吾悔晚矣。反手自椎而歿。三辰所為亦末俗之所難。坐以殺姪。春秋責備賢者耳。然要不得謂二酉苛也。平定王執信。余己卯所取士也。乞余誌其繼母墓。稱母生一弟曰執蒲。庶出一弟曰執璧。平時飲食衣物。三子無所異。遇有過責罵捶楚。亦三子無所異也。賢者數語盡之矣。

錢遵王讀書敏求紀載趙清常歿。子孫鬻其遺書。武康山中白晝鬼哭。聚必有散。何所見之不達耶。明壽甯侯故第在興濟。斥賣略盡。惟廳事僅存。後鬻其木於先祖。

拆卸之日匠者亦聞柱中有泣聲。千古癡魂殆同一轍。余嘗與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氏尚以為泡影。區區者復何足云。我百年後儻圖書玩散。落人間。使賞鑒家指點摩挲曰。此紀曉嵐故物。是亦佳話。何所恨哉。曲江曰。君作是言。名心尚在。余則謂消閒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娛。至我已弗存。其他何有。任其飽蟲鼠。委泥沙耳。故我書無印記。硯無銘識。正如好花朗月。勝水名山。偶與我逢。便為我有。迨雲烟過眼。不復問為誰家物矣。何必鐫號題名。為後人計哉。所見尤洒脫也。

職官姦僕婦。罪止奪俸。以家庭暱近。幽曖難明。律法深微。防誣嚴反噬之漸也。然橫干強逼陰譴實嚴。戴遂堂先生言康熙末。有世家子挾汚僕婦。僕氣結成噎膈。時婦已孕。僕臨歿以手摩其腹曰。男耶女耶。能為我復讐耶。後生一女稍長。極慧艷。世家子又納為妾。生一子。文園消渴。俄天年。女惟薄不修。竟公庭涉訟。大損家聲。十許年中。婦縋袂扶棺。女青衫對簿。先生皆目見之。如相距數日耳。豈非怨毒所鍾。生此尤物以報哉。遂堂先生又言有調其僕婦者。婦不答。主人怒曰。敢再拒。捶汝死。泣告其夫。方沈醉。又怒曰。敢失志。且刺刃汝胸。婦憤曰。從不從。皆死。無甯先死矣。竟自縊。官來勘驗。尸無傷。語無證。又死於夫側。無所歸咎。弗能究也。然自是所縊之室。雖天氣清明。亦陰陰如薄霧。夜輒有聲如裂帛。燈前月下。每見黑氣搖

漾如人影跡之則無如是十餘年。主人歿乃已。未歿以前。晝夜使人環病榻。疑其有所見矣。烏魯木齊軍吏鄔圖麟言其兄某。嘗詣涇縣訪友。遇夜雨。投一廢寺。皆坍塌荒草。四無居人。惟山門尚可棲止。姑留待霽。時雲黑如墨。閣中聞女子聲曰。怨鬼叩頭求賜紙衣一襲。白骨銜恩。某怖不能動。然度無可避。強起問之。鬼泣曰。妾本村女。偶獨經此寺。為僧所遮留。妾哭誓不從。怒而見殺。時衣已盡褫。遂被裸埋。今百餘年矣。雖在冥途。情有廉恥。身無寸縷。愧見神明。故甯抱沈寃潛形不出。今幸逢君子。倘取數翻彩楮。剪作裙襦。焚之寺門。使幽魂遮體。便可懇諸地府。再入轉輪。惟君哀而垂拯。某戰慄諾之。哭聲遂寂。後不能再至。其地竟不果焚。嘗自謂負此一諾。使此鬼如恨黃泉。恒耿耿不自安也。

于道光言有士人夜過嶽廟。朱扉嚴閉。而有人自廟中出。知是神靈。膜拜呼上聖。其人引手掖之曰。我非貴神。右臺司鏡之吏。賁文簿到此也。問司鏡何義。其業鏡也耶。曰近之。而又一事也。業鏡所照。行事之善惡耳。至方寸微暖。情偽萬端。起滅無恒。包藏不測。幽深遠密。無迹可窺。往往外貌麟鸞。中蹈鬼蜮。隱匿未形。業鏡不能照也。南北宋後。此術滋工。塗飾彌縫。或終身不敗。故諸天合議。移業鏡於左臺。照真小人。增心鏡於右臺。照偽君子。圖光對映。靈府洞然。有拘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鉤者。有拉雜如糞牆者。有混濁如泥滓者。有

城府險阻千重萬掩者有脉絡屈盤左穿右貫者有如荆棘者有如刀劍者有如蜂蟄者有如虎狼者有現冠蓋影者有現金銀氣者甚有隱隱躍躍現祕戲圖者而回顧其形則皆岸然道貌也其圓瑩如明珠清激如水晶者千百之一二耳如是者吾立鏡側籍而記之三月一達於獄帝定罪福焉大抵名愈高則責愈嚴術愈巧則罰愈重春秋二百四十年瘡痍不一惟震伯夷之廟天特示譴於展氏隱隱故也子其識之士人拜授教歸而乞道光書額名其室曰觀心

有歌童扇上畫雞冠於筵上求李露園題露園戲書絕句曰紫紫紅紅勝晚霞臨風亦自弄天斜枉教蝴蝶飛千遍此種原來不是花皆嘆其運意雙關之巧露園赴任湖南後有扶乩者或以雞冠請題即大書此詩余駭曰此非李露園作耶乩忽不動扶乩者狼狽去顏介子嘆曰仙亦盜句或曰是扶乩者本偽託已屢以盜句敗矣

從兄垣居言昔聞劉馨亭談二事其一有農家子為狐媚延術士効治狐就擒將烹諸油釜農家子叩額乞免乃縱去後思之成疾醫不能療狐一日復來相見悲喜交集狐意殊落落謂農子家曰君苦相憶止為悅我色耳不知是我幻相也見我本形則駭避不遑矣歛然撲地蒼毛修尾鼻息咻咻目睒睒如炬跳擲上屋長嗥數聲而去農家子自是病痊此狐可謂能報